

善意與誠意

花村

——談陳火泉的「悠悠人生路」

「悠悠人生路」一書，是陳火泉先生謙卑獻出的虔誠心意。陳先生生長在日據時代，曾以日文寫成中篇小說「道」，反映了那個時候一些臺灣同胞所受慘痛的摧殘迫害。臺灣光復，他與奮無比，心中聚積着熱烈的感謝與激動，但是他不懂中文，欲語而無憑。所以，他斷然從日文開始學起，聽廣播教學、看國語日報、參加中華文藝函授學校、中國文藝協會的小說研究班等。一直到現在他七十四歲了，仍然持續着做讀書、寫作的工夫。

關於本書的寫成，在書最後一篇「八十歲學吹鼓手」（代後記）裏，陳先生自己有很清楚的說明。那時是民國五十七年，他出版了「憤怒的淡江」（商務），結集從寫成「溫柔的反抗」這篇中文處女作的民國四十三年起到五十七年間的二十篇精選短篇。但書出了後他自己重讀，却覺得「我的思想既未成熟，文字更欠純正」。「於是，我就決心再自修十年，不敢

冒然再寫些什麼了。首先，我們心自問：你有沒有一套維持身心均衡的人生觀？」

「很遺憾，我在生活上常有苦悶與煩惱，很難有天人泰然、悠然自得的景象。雖然我時時都在自律自勉，然而犯了過錯，總是再犯，過去的苦惱，總會再來，把我的心靈困在無形的牢獄中。在默默探索的過程中，我慢慢了解：一個人的哲學信念，就是一個人藉以生活的見解；或者可以說哲學是提供關於人類、世界以及善良生活的智慧。我似乎覺得一個人應該有一套哲學信念，尤其是應該有一個正確的人生觀才好，而我尚未找到，於是，我那貪得無厭的求知慾驅使我猛啃各式各樣的書本，特別是有關哲學方面的書籍。同時，我也不會忘記從一些中外文學名著裏，窺視每個成功作家尖銳的文學思想的軌跡。」

然後，「在涉獵與鑽研之餘，我便把我平生了解的一些道理，和偶然所領會到的一些意境寫了下來。

「至於書名，陳先生在前記裏也有交代，乃取自唐君毅先生一首悲憫人生的五言古詩，其前後句爲：「高天與厚地，悠悠人生路。行行向何方？轉眼卽長暮。」

全書分四輯，依次爲：「立志、求學」、「工作、奮鬥」、「戀愛、婚姻」、「友誼、成功」。循序道出自幼至長的人生路，給人鼓勵和啓示。不過，除「戀愛、婚姻」這部分各篇章法較密、文氣較能流貫，將己意整合有力的傳遞外；其他大抵都是聖哲格言和個人信念搜尋集湊成的文章。足以打動人的是毫無保留的誠意與用心之溢顯；文意間對於「自信」的推崇與執守；及對於國家民族真純的愛戀。如「人的名、樹的影」這篇，他舉了蔣公中正爲例子，有這樣的話：「是的，我們痛失最偉大的領袖，而我們是知恩感德的民族。」至於意涵、意趣、意境等這些文學藝術的質素，則不太有。

各篇的題目或取自詩辭，如「振衣千仞崗、濯足萬里流」；或是俗語，如「種棉無他巧，只要勤除草」；或警句，如「知所知足，知所進取」。勉人的意思，從題目就可意會。有些題目旁邊另加上泰戈爾的

話做爲襯題語。像「花心蘿蔔——多心」，旁寫着「貞操是一種財富，那是充沛的愛情之產物。」效果極好，一下子花心蘿蔔之多心何所指，人人瞭然於胸了。不過，有些似乎反效果的只造成混淆紛擾，令人迷糊。如「人要心強、樹要皮硬」，襯語是「飛鳥想這是善舉，如果把魚兒舉入高空」。題意明顯的談剛強、勇氣；襯語指的却是行善亦有尷尬的情況。如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」這個題，就是普通我們在說「要怎麼收穫先怎麼栽」的意思。但襯題語却是泰戈爾感嘆着「生命是從無條件的自我奉獻自我犧牲來完成」的那句「樵夫的斧頭向樹求取它的斧柄，樹給了它。」

或許這書章法較疏、文意較淺、筆氣較欠；但，無論是誰，看了這本書，一定會心生感謝。因爲它如假包換，絕對是由善意與誠意寫成。想到陳火泉先生，曾以至深的情意，稱日據時代代表性鄉土作家鍾理和爲——「倒在血泊中的筆耕者」；那麼，誰能否認他不是一位深識人生，深蘊悲憫心的長者？因此，讀着「悠悠人生路」，便彷彿受到他諄諄煦煦的照撫，而不期然生出溫暖的餘漾。